

松花江水，奔流不息。江水不仅滋养了两岸的生灵，更在漫长的时光里，完成了一项不为人知的“雕刻”——将水下的石头打磨成鬼斧神工、千姿百态的“精灵”，奇石收藏者们亲切地称之为龙石。

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镇民富村就坐落在松花江畔。一次偶然的机会，奇石收藏者们敏锐地嗅到龙石背后的商机，就在民富村发展起了龙石产业。经过几年的发展，该村不仅形成了寻石、收石、卖石的产业链，建起了一家独具特色的奇石馆，还借助电商渠道，让龙石飞出龙江，走向全国。



酷似人面的龙石。



龙石与摆件相映成趣。



貌似济公的龙石。

# 龙江有奇石 北国藏雅韵

□文/于晓琳 许晓彤 摄/于晓琳

## 观石悟境：一馆一世界

隆冬时节，笔者一行踩着厚厚的积雪，走进了民富村。

村内，一条别具匠心的龙石街悄然成型。二十家由村民院落改造而成的龙石馆依次排开。这些龙石馆由奇石收藏者们打造，外表朴实无华，推门而入却别有洞天，各有千秋。

在龙石砚台馆，馆长史凤彬正在热情洋溢地为顾客介绍石头。馆内，文学大家王蒙的题词格外引人注目：赏石、读书是最好的修行。

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层层叠叠的架子上，形态各异的石头静静地栖身于此，仿佛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这些石头大小不一、形态万千、质地奇崛、纹理清晰。有的像龟背，有的像兔头，有的像山峰，有的像老人，引人遐想，妙趣天成。

“这些石头来自松花江水下十几

米，经过河流的冲刷，自然形成的，是大自然的杰作！”史凤彬提起心爱的龙石，眼中闪烁着炽热的光芒，“2019年春天，我接触到了龙石，就一头扎进去了，朋友们都说我达到了痴迷的状态。我尤其喜爱可做砚台的龙石，已经收藏了1000多方，所以我的馆叫龙石砚台馆。”

走进龙哥哥石馆，一排排精美的石头与木雕、摆件相映成趣，雅韵盎然。其中一个拿着蒲扇貌似济公的石头静坐沉思，颇有意境。

“根据中国观赏石协会的行业标准，观赏石品鉴围绕‘形、质、色、文、韵’五个维度展开，以此定品级、估价值。这条街上的龙石馆各有特色，藏品以象形石为主，或似人物，或似鸟兽，或似草木。我本人偏爱有意境的石头，能引人遐想。”龙哥哥石馆馆长郭大龙告诉笔者。

## 点石成金：一链一乾坤

为什么选在民富村？

史凤彬道出了两个原因。一是，民富村在松花江畔，离沙场近，捡石头和收石头方便。二是，房价相对低廉，适合产业初期落地。龙石馆的馆长们，多数住在市区，每天穿梭于城区住所和民富村的展馆，风雨无阻，乐此不疲。

从无人问津的江边石头，到一家风格迥异的龙石馆；从农闲时的江边拾趣，到生机勃勃的特色产业链；从线下交易，到电商直播——在这些馆长的带领下，不少村民也加入进来，走上了致富路。

中国观赏石协会理事、中国龙石博物馆馆长李刚为笔者介绍了产业兴起的历程。“2018年，哈尔滨举办了观赏石宝玉石展销会，会上，我们发现了产于松花江下的石头能售卖，而且南方客商非常青睐。从那时起，这个行业便开始萌芽。”

从产业上游的寻石，到中游的收石，再到下游的卖石，全链贯通，步步生金。寻石环节，恰似淘宝，于海量沙石

中遴选出风姿各异的佳品；收石环节，凭的是一双慧眼，精准辨出石头的潜在价值；卖石环节，靠的是口碑和眼光，让每一方奇石都能觅得懂它的知音。

为了进一步扩大龙石的影响力，2025年10月，民富村的几位馆长携藏品亮相杭州奇石展。龙江龙奇石馆推送的“玲珑一号”脱颖而出，斩获一等奖。馆长孙柏成自豪地说：“龙石首次征战杭州奇石展便荣膺大奖，我们都非常骄傲！”

近两年，随着电商行业的蓬勃兴起，为龙石产业拓展了商机。据介绍，哈尔滨市从事龙石产业的有200余人，电商30余家，头部电商的年销售额50万元以上，带动了乡村振兴与村民致富。

“宝贝们，我手上的石头就是产自松花江的龙石，大家可以看看它的形状和质地。”在龙哥哥石馆，“90后”主播王婉君正在直播。她兴奋地对笔者说：“我刚上班半个月，就卖了7000多元，感觉很有成就感，打算一直干下去。通过卖石头，宣传家乡的文化。”

## 文旅共融：一石一春秋

江苏有太湖石，山东有泰山石，安徽有灵璧石。龙石的出现，填补了黑龙江无特色观赏石的空白，也将开启文旅融合发展的新篇章。这些极具地域特色的奇石，既承载着龙江人粗犷豪迈的气质，更是黑土文化中灵动鲜活的载体。

据原黑龙江省自然资源调查院地质矿产工程师牛延宏介绍，龙石主要产自松花江流域哈尔滨段，地质学上属于沉积岩类，其中绝大多数为泥岩，少量为粉砂岩、含细砾粉砂岩及砂质黏土岩等。在江水、泥沙的冲刷洗涤下，经过百万年的“雕琢打磨”，形成了千姿百态、纹理多样的形态。

这些由松花江孕育的石头，其价值早已超越物质本身。它们是地域的印记，是时间的结晶，是自然的艺术，更是乡村振兴的生动写照。在民富村，每一

块龙石，都映照村民们充满希望的笑脸；每一次直播，都传递着黑土地上的勃勃生机。

“民富村不仅是在卖石头，更是在传承和推广‘母亲河文化。’”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金祥满怀期许地表示，“近两年，哈尔滨成为现象级顶流。人们一来哈尔滨，就会想到冰雪大世界、中央大街。期待未来，松花江畔的民富村也能成为一张亮眼名片，让更多人知道，这里有天然的龙石和一群因龙石幸福生活的人。”

滔滔松花江水，依日日夜奔流。它带走了时光，却将精美的石头留给了岸边懂得发现的人们。奇石收藏者们的点“石”成金，民富村的“石”来运转，让龙石美名远扬，光彩绽放。

2025年末，我有幸参加了中国美术家协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安徽、江西两省采风写生活动。穿行于皖赣两省的青山绿水间，我不仅饱览了两地秀美的自然风光，更触摸到了深厚的人文底蕴。

安徽宣城泾县，素有“中国宣纸之乡”的美誉，古韵清幽，文脉绵长。采风团首站便落脚泾县宣纸文化园，在“泾上丹青——2025·写意画作品展（中国画）”的开幕现场，笔墨丹青间尽显写意之美。移步换景间，“三丈三”巨幅宣纸的制作技艺表演令人叹为观止；传统古作坊里，道道繁复工序将非遗技艺的精妙娓娓道来；中国宣纸博物馆内，从宣纸的前世今生到书画艺术的交融共生，一部立体的宣纸文化史徐徐展开，尽显深厚的文化底蕴。

从宣纸之乡到查济古村，仿佛踏入了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小桥流水潺潺，庙宇、祠堂、社坛等古迹星罗棋布，处处弥漫着古风雅韵。凭栏远眺，烟岚缭绕，细雨朦胧，整座古村宛如一幅氤氲流动的水墨长卷，令人心旷神怡。我一边细致观察、用心体悟，一边酝酿构思，将此地的情致内化于心、外化于笔，力求在画中抒写出新的意蕴与境界。

循着山水指引，我们来到太平湖国家湿地公园核心区——乌石西溪湿地。舒溪河蜿蜒穿行，两岸地势开阔，绿草如茵，百鸟翔集。秋冬时节，正是候鸟迁徙越冬的佳期。河畔写生时，眼前山峦叠翠，云烟如黛，雁阵掠空，白鹭盘旋，清脆的鸣声回荡在天地间。我胸中豪情翻涌，挥毫泼墨，以写意之笔，将对这片山川大地的深情厚爱悉数挥洒。

踏入江西婺源篁岭古村，浓烈的秋意扑面而来。这是篁岭的“晒秋”盛景。圆簸箩中，金黄的柿子、火红的辣椒、柠檬黄的皇菊、橙黄的南瓜等五彩斑斓，浓烈如画，构成古村特有的视觉盛宴。古村依山而建，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高大的柿子树挂满果实，如盏盏红灯笼悬于黛瓦飞檐之上，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艳丽夺目。画家们晨出暮归，醉心记录这丰厚醇香的徽州秋色，我亦沉浸其间，一日之内完成多幅写生。或许因兴致高昂，下笔更大胆流畅、从容自信，画面松灵华滋、徽韵流芳，似已迈入新的艺术境地。

秋冬的鄱阳湖，有着截然不同的壮阔之美。鄱阳湖进入枯水期，水位下降，湖滩上水草丰茂，芦苇荡、草洲与浅滩交织成片，恍若无垠草原，令首次到访的画家们震撼不已。成群的候鸟——白鹤、东方白鹳、小天鹅等翩跹起舞，觅食越冬；大片水草环抱着星罗棋布的水域，景象蔚为壮观。大家纷纷挥毫泼墨，捕捉这转瞬即逝的自然奇观。我难抑心中激荡，以酣畅笔墨记录飒飒秋风中的劲草、振翅欲飞的水鸟……鄱阳湖独特的湿地风貌赋予我清新而深沉的审美体验，其水墨氤氲、淋漓奔放的气象，恰与我内心的艺术冲动相契相融，久久萦绕心头。

赣地的古韵，不止于山水，更藏在千年古村的巷陌间。乐安县千年古村流坑，素有“赣文化第一村”之称。青山环绕，乌江绕村，明清古建筑次第栉比。古戏台上，传承千年的傩舞铿锵上演，堪称千年文化的“活化石”。漫步于青石古巷，浓郁的赣风古韵扑面而来，仿佛穿越时空，炊烟袅袅，书香犹存。

毗邻流坑的水南村，十余里千年古樟林蔚为壮观，尽显岁月的苍劲与从容。湖畔乡东山村同样历经千年风霜，这里不仅有古建筑遗存的典雅，更有红色文化的厚重，让革命记忆代代相传。

一路走，一路画，我将满腔热忱倾注笔端，让每一幅写生作品都承载着山水人文之韵。

此次皖赣采风，拓宽了我的艺术视野，更让我在地域文化的交融中汲取创作养分。于笔墨间，我深切感悟到，唯有扎根生活、贴近人民，艺术才有生生不息的力量。



《望岭秋韵》中国画 荆桂秋

## 雪乡读雪

□吴新生

人们对雪习以为常，那冬日里常见的碎雪残冰，总让人产生错觉——雪不过是寒冷的附属，不足为奇。但一旦踏足雪乡，才能真正地读懂雪，深刻领悟雪之于这片土地的重量，对雪的态度，也便由漠然化作了敬畏。

从雪城牡丹江市向西南行驶。寒风卷着雪粒掠过车窗，天地间尽是萧瑟。正当视线被灰白浸透时，前方的山林忽然换了模样：林木裹着厚雪，如银装素裹的卫士；远处的屋顶堆着蓬松雪冠，恰似童话里的城堡。再行片刻，眼前骤然铺开无边无际的白，那白色随车轮滚动不断铺展、沉淀，从碎玉般的光点，凝为凝脂般的厚层，终成茫茫雪海。它如一张巨幅白毯，雪乡便静卧在毯心，被天地温柔地拥抱着。

这雪海并非单调的白，而是大自然以冰雪为笔，雕琢出的万千景致。树桩上的雪层层叠叠，凝作圆润的雪蘑菇，一排排蹲坐在木刻楞屋顶；屋檐下的雪垂挂如帘，坠成剔透雪舌，而层层积雪将屋脊彻底裹住，远望竟像凝固的浪花悬于半空；就连低矮的柴垛，也被雪塑成蓬松的奶油蛋糕，每一处都藏着造物主的巧思；林间栈道旁，雪挂如梨花怒放，琼枝玉树，恍若仙境。一盏盏红灯笼，一丛丛金玉米，高的低的、飞扬的垂挂的，与雪蘑菇、奶油蛋糕相映成趣、彼此呼应，共同织就一首白色交响乐，各司其职，各尽其美。

雪乡的雪，是北纬46°黄金纬度带独有的馈赠。这种雪质细腻如面粉，含水量极低，松软得恰到好处，踩上去便发出“咯吱”轻响，宛若天簫。这里的雪期长达七个月，年平均降雪量近四米，最深积雪可达两米，仿佛上天将积攒一整年的温柔，尽数倾泻在这片山林。更奇的是，北上的日本海暖湿气流与南下的贝加尔湖冷空气在此相拥，山密林密的小气候让风力趋缓，雪花得以从容随物赋形，造就了这独一无二的冰雪奇观。雪韵大街上，四千盏红灯笼与白雪相映，将雪夜染得暖意融融；百福长廊里，各色“福”字点缀其间，脚下是皓白积雪，头顶是摇曳灯火，让凛冽寒意中漾起浓浓的年味与吉祥寓意。

雪乡的雪，厚得能没过膝盖，软得似棉花糖，却又韧得能托住孩童的雪橇。当你真正置身其间，才会懂“千里冰封”的深意——这里的雪并非点缀，而是大地的主宰：它漫过屋檐、栅栏、石阶，将整个村落扮成童话王国。清晨登茅草山看日出，骆驼峰下，天地皆披银色盛装。当第一缕阳光掠过洁白山脊，眼前的林海雪原瞬间镀上金辉，壮美到令人沉醉，也让人充满敬畏。这无边无垠的雪，洁白得纯粹彻底，它仿佛在无声发问：关于生命，关于时间，关于人该如何在这片纯白之上，留下属于自己的、虽短暂却赤诚的足迹。

令人动容的是，雪乡的雪之美，既源于自然的馈赠，更离不开人的守护与耕耘。从前，雪乡人顶着寒风除雪开路，用马拉爬犁运送物资，爬犁木杆在冰雪上滑行，载着生计与希望；如今，他们悉心呵护每一处雪景，用智慧让“冷资源”变成“热经济”。集中供暖替代散煤燃烧，让雪始终保持洁白；垃圾集中转运护林海免受污染，环境监测系统守着空气的清新。民宿主人清晨清扫庭院积雪，将火炕烧得暖烘烘；赶爬犁的师傅挥舞长鞭，红绸在雪地里划出优美弧线，载着游客穿梭于林海雪原。这雪色里，藏着雪乡人的汗水与智慧，是自然馈赠与人文雕琢共同创造的奇迹。滋养这漫天风雪，除了天地间的寒气，更有雪乡人对故土滚烫的热爱与执着的坚守。

作为游客，无论是坐在爬犁上从白茫茫中穿过，还是踩着咯吱作响的雪道步行而过，总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向每一片雪、每一座雪塑行注目礼。我的敬意发自肺腑，不含半点私心杂念。俯身触摸积雪时，更是轻手轻脚，唯恐指尖温度融化了这冬日精灵，唯恐自己的呼吸熏融了它们、鞋底踩脏了它们。它们在我眼中是圣物，是冰雪的魂魄，是这片土地的血脉，亵渎不得。我惧怕因自己偶尔的粗重，让它们坍塌或黯淡，它们是沉睡的生灵，是知晓疼痛的；它们

是滋养的乳汁，哺育着这片村落，让村落永远鲜

活，永远的玉洁冰清。

雪是生命的另一种颜色。因为雪，这苦寒之地竟有了蜂拥而至的热闹；因为雪，雪乡这座村落生机盎然；更因为雪，雪乡人拥有了滚烫的生活与梦想，在冰与火的交界处，酿出了别样的、醇醺醺的醇厚。它们是保暖的棉被，守护着林海的根系，静待春天苏醒；它们是传情的信使，承载着雪乡人的期盼，让远方来客读懂寒冷中的温暖、荒芜中的繁华。它们静默着，却似有千万言语；它们冰冷着，却涵养着这片土地最深处

的温暖，让这片土地在年年岁岁的酷寒之后，一次次于春风中苏醒。我踩着没膝积雪，在这片皑皑白雪中穿行，心里总怀着一种敬意。我的脚步放得极轻，仿佛走在一纸巨大的、正在安眠的、有生命的宣纸上——怕一个不慎，便踏破这完美梦境，惊醒那沉睡雪下的、古老而温润的泥土。这份对雪的敬畏，早已超越风景本身，化作对自然的感恩，对生命的敬畏，对坚守的礼赞。

这便是雪乡的雪——雪是这里最耀眼的景观，白色是雪乡的主打色。它让每一个踏足的人，都成为这纯净世界的见证者与守护者，在冰雪的魂魄中，寻得属于自己的生命足迹。而当我们带着眷恋离开时，带走的不只是雪的剪影，更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敬意。

